

沈从文全集

沈从文全集

沈从文全集

第七卷 ● 小说

SHEN CONGWEN ZHUANJI

虎雏

凤子

都市一妇人

阿黑小史

一个母亲

如蕤集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从文全集 .1~17卷/沈从文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378-2463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沈从文(1902~1988) - 全集②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777 号

责任编辑: 谢中一

陈 洋

美术编辑: 任丽凤

印装监制: 李建华

沈从文全集(1—17卷)

沈从文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244 字数: 54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000套

*

ISBN 7-5378-2463-0

I·2352 定价: 560.00元

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,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。
未经许可,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、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。



《沈从文全集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：汪曾祺 王 予

主 编：张兆和

编辑委员：（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）

凌 宇 刘一友

沈虎雏 王继志

王亚蓉 向成国

谢中一 张兆和

特约编辑：刘一友 向成国
张永中



作者1931～
1933年在青岛大
学教书时住过的
福山路宿舍

潘大为 摄



1982年与张兆和
在吉首码头



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、长子龙宋及九妹岳萌 1935 年在北平



作者1931~
1933年在青岛大
学教书时住过的
福山路宿舍

潘大为 摄



1982年与张兆和
在吉首码头

沈从文
全集
目录

S
H
E
N
C
O
N
G
W
E
N
C
O
U
N
T
I

□ 虎雏 1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中年..... | 3 |
| 虎雏..... | 15 |
| 医生 | 42 |
| 黔小景 | 68 |

□ 凤子 77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《凤子》题记..... | 79 |
| 凤子 | 81 |
| 一 寄居某地的生活..... | 82 |
| 二 一个黄昏 | 86 |
| 三 隐者朋友 | 93 |
| 四 某一个晚上绅士的客厅里 | 98 |

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五 | 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一处 | |
| | 被历史所遗忘的一天 | 106 |
| 六 | 矿场 | 117 |
| 七 | 去矿山的路上 | 121 |
| 八 | 在栗林中 | 126 |
| 九 | 日与夜 | 137 |
| 十 | 神之再现 | 151 |

都市一妇人 167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都市一妇人 | 169 |
| 贤贤 | 194 |
| 厨子 | 202 |
| 静 | 219 |

阿黑小史 229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阿黑小史》序 | 231 |
| 油坊 | 232 |
| 病 | 243 |
| 秋 | 252 |
| 婚前 | 264 |
| 雨 | 275 |

一个母亲 287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一个母亲》序 | 289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一个母亲 292

□ 如蕤集 327

如蕤 329

三个女性 358

上城里来的人 377

生 381

早上——一堆土一个兵 388

节日 392

白日 402

黄昏 418

虎 箠

虎

雏

HUCHU

《虎雏》1932年1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。

原目：《中年》、《三三》、《虎雏》、《医生》、
《黔小景》。

《三三》见第9卷《从文小说习作选》。

其余诸篇据新中国书局初版本编入。

中 年

因为在北京××大学里办事的一个朋友，来信寄给久踞在上海的我，那来信上说的是：

……快来吧，你这个疑心重不知自爱的人，别担心到了北京会有什么不吉利事情。你来看看我们如何过日子，这就很可以给你开心了！你不高兴注意我们俗人，我为你预备得有一个好地方，去俗人同熟人都很远，白天同你作伴的是芦苇，晚上陪你谈话的是蛤蟆，还有……你别让我这学科学的人，为了形容一个住处还来费力描写，这天气本还不必令人出汗，可是我因为写这个信，手心已全是汗了。……你来吧，莫要我再写信好了！

我虽被上海方面人说到“很从容”的留在上海过日子，实际上人并不从容，我的表面生活沉静，心上却十分暴躁。因为任何人皆只见到我一个倦于生存的外表，所以任何人皆

不知道我的心如何跳跃。久留在上海，我在糊涂中，也许终会做出一些朋友们认为很糊涂的事情。所以北京一方面来信要我去，上海一方面熟人就劝我走。都以为不妨到北京看看，到后另一个朋友且为我把钱筹好，把一切全预备好了。

因此我坐了两整天的火车，同一个据说是将军的人物，在一个车箱里谈了两整天的空话。车到了正阳门后，从正阳门站下车，白白的太阳还仍然像四年前我所见到的太阳，我跳上一辆多灰的洋车，这洋车向大车过处烟尘骤起的前门拱洞跑去。第四天，我就来到前次给我写信的那个朋友为我预备的空屋里住下了。

朋友夏君把我款待到这个幽僻无人的地方，真使我十分满意。这地方虽为学校安置了许多办事教书人，邻近我住处的却很少。他们住的是闹热地方，我这里，却同旁的屋子相去很远，独立在这宽大花园一角的。

我住的是一个亭子，这亭子据说原从圆明园搬移来的，刻镂极精细的白石亭基，古怪的撑柱横梁，可以使人想象到一些已成为精灵了的故事人物。亭子太大了，故已用白木板壁隔离成两间，我住的是左边的一间，右边却没有入。

亭子外边的景色，诚如朋友所说，是十分美的。芦苇同蛤蟆都在我眼底耳边，不久即完全熟习了。每到黄昏时，我把晚饭吃过后，就爬到亭子外栏杆上去，抱膝看天上的云，并且不久我就知道有两只灰鹤每天照例的休息地方，我知道我屋顶承簷柱上空隙处，有许多麻雀蹲到上面休息，我知道一个小小的黑影在空中晃过时，不是燕子却是一只蝙蝠。

芦苇在我面前展开，这时看来便如一个湖，风过时，偃伏成细碎而长条的波浪。我不是诗人，望到这个照例是无话



可说的。亭子前面有一段缺少芦苇处，全是种有细秧的水田，日里只能见到白腹青羽的燕子，掠水贴地飞去，到了晚上，许多藏在芦苇里的水鸡，皆追逐出来了。朦胧里望到这些黑色小小东西的游戏，这几天又正是真珠梅开放的时节，坐在栏杆上的我，隐约嗅到花香，常常一坐下来就很久很久。

到这个地方来我的确安静多了。上海我住的是地当法租界电车总厂的要道，每日从早到晚我耳朵里都是隆隆的车声，作事总作不好，性情就变成特别容易生气的人了。这几日，上海大致更热了，如果我还留在上海，窗上的西晒使房子像一个甑子，我的文章一定是写不出的。如今我到了这里，每天总能很安静的作我所要作的事情，朋友来看望我时，见到我桌上的成绩，都觉得十分高兴。有时我们坐到栏杆上去谈天，谈到两人平生所经历的地方，谈到六月时清风的可爱，这亭子，实在就是园中一个最好迎受晚凉的亭子，朋友的科学态度，给我的印象，同到这亭子给我的浪漫情绪相纠结，我照例是要发笑的。这地方，使我的确安静多了。

不过，因为这地方是个幽僻无人的地方，我将在我的分上，见到一些关于年青男女觉得极新鲜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到这里的二十天内，在黄昏里我一共就见到了五次。有两次我看到人家在我常坐的栏杆上接吻。有两次我看到一对人并肩坐在那栏杆上，或者已接过吻了，或者正在等候方便接吻。另外一次我看到一个女人，傍着在那里哭泣。那照例是我初从外边回来，又照例是这些年青人知道我不会在房里，才有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到后我还是重新跑去，远远的跑到亭子背后松树编成的排道里去了。我将在那里散步，看黄昏里包围的天地，估计到两个人已应当分手时我才敢回去。